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
本



在其香居茶馆里
沙汀乡镇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44571

8丁

(一)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在其香居茶馆里

52B 一

沙汀乡镇小说选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

在其香居茶馆里

沙汀乡镇小说选

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88 印张 1760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—5631—0490—9/G·288

全套(18 册) 总定价:99.00 元

目 录

丁跛公	(1)
在祠堂里	(15)
龚老法团	(26)
防空	(38)
在其香居茶馆里	(49)
艺术干事	(65)
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	(79)
一个秋天晚上	(98)
范老老师	(112)

丁跛公

丁跛公是穆家沟的乡约。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，他便跟老丁跛公，见习这惹人嫌厌的职务了。他父亲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跛子，拐了右腿，走起路来脑袋一点一点的，仿佛一匹被重载磨坏了的驮马。他像尾巴一样跟着父亲，肩头上搭着蓝布褡裢，“扫荡”似地在这山沟里穿梭着，整整有七年之久。直到老头儿的眼睛闭了，他就接替了父亲的职务，并把他那响当当的诨号，也都一同继承过来。

在起初一些日子里，因为正当同志会变乱不久，自己又不是习惯子板着脸孔说话的人，一到收款或者派款，他的灾难就临头了。因为不但那些稍有势力的地主会揶揄他，就是一个毫没眉眼的农夫，也不把他当成一个上头派下来的脚色看待。“什么，”有一次他十分愤怒了，嚷叫道：“什么，唱小旦也是人干的呀！”可是当他送上几两银子，叩了一些“响头”，求得泡水大爷^①承认他是一个哥老会的会员以后，情势就全然两样了。至少那些泥脚杆再也不敢多和他罗嗦了，他们只是斜起眼睛想道：“好哇，你现在当了光棍了哩！”

^① 泡水大爷：是指一个人作事虚浮，或身体不结实，就像“泡水豆腐”一样，水分过多。

从那时起，他在职已经十多年了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他凡事都办来很顺手。他十分乐观，身体又好，虽说是四十六七的人了，看来却还只四十岁的光景。而在同旁人开玩笑的时候，甚至显得连四十岁也不到了。他对人也很和气，仅仅是碰到那些捉弄太野蛮了，或者许多人对付他一个人时，他才会生起气来。但即使这样，也无非瞪了眼睛，嘟着嘴喝道：“龟儿子！我要毛脸^①了哇……”接着可又忍不住笑起来。

那些对他开玩笑的人，范围是颇为宽广的。起先不过是几个同沟居住的光棍和赌徒，不多久，竟连县城里的一些阔人，也发觉这小了破公是一个浑身有趣的人物了。待到后来，就是两三个时常跟父亲登茶馆的孩子，一望见他那老是半张开着，留神着什么似的阔嘴，也会做出一种告哀的神情，乳声乳气哼道：“您老人家怎么咯……”

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如下的故事：在一回春天的夜里，那个住在沟口的屠夫老王，用了他的屠刀，把一个从城里跑来的逃兵干了。次晨，乡约一而扣着钮扣，一面跳到那大汉子的面前追究道：“枪哩？枪哩！”他出了十元钱，把那军火携带回家，在苕窖里藏起了。但是不久明白了这事的团总，却也并不生气，仅只是冷笑道：“好哇，你藏起好了哇。”于是丁跛公立刻软了半边，后来自动地把那凶器献上去了，还连连地赔笑着，说话格格不吐；直到背过身时，这才相当连贯地嘟哝了一句：“我们是听水响^②的啦。”

“什么？”团总周三扯皮立刻十分火了，喊叫道：“你说清楚来！”他接着宣言说，公事已经放在他荷包里了，上头正在追究这

① 毛脸：意即发脾气。

② 听水响：意谓一个人对一件事尽管也出过力，结果却得不到报赏、实利。

件案子。他不让丁跛公插嘴，也不想再从他身上找出一点趣味，他老是挥着手道：“你把它带转去！你把它带转去！”这时候，那位可怜人竭力地微笑着，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十分重要的话来：“您老人家怎样咯！”于是他得救了。……

但是这件事足足有一个月使得他不舒服。他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应付玩笑，即或碰见过火的捉弄，他也只好袖统了手走开。自然，到了最后，他也终于把它想通泰了。然而，不知道怎样，自从以后，每当他独自一人时，他老是会不知不觉地惦念起他的景况来，想到和他同齐出世的几个人，他们差不多都翻身了！几乎只有他，还依旧住在一排长五间的破瓦屋里面，穷得来和下台后的木偶一样。他脸上立刻罩着一层黑气，自语道：“入的，还有人讲我吃肥了哩！”他突然感觉到人世间的平和没趣了。

然而，同着 1928 年的春天一道，丁跛公的运气好像来了，随时都在向他显露着转机。二月里，仗着团总周三扯皮的情面，他把他的独生子小丁，送到一位驻防外县的同乡那里，当马弁去了。这青年人烂酒烂赌，放荡得像一条野马。但去后不久，似乎另外变过了一次人，他时常请人写信回来，说是那位营长很信任他，不过要做大事，总得随时寄点钱去，联络一批朋友。乡约常常把这些信搁在襟袋里，碰见熟人就拿出来传观。并且，一点也不脸红，他让人们称他做老太爷了。

到了收鸦片烟的时候，运气也待他不错。他很便宜地收买了八分地的烟苗，出浆很多，一个“肉桃子”^①也没有碰见。但最使他感到“运气像来了呀”的，却是那件三月尾边奉命勒派奖券的差事。这些奖券，是州里驻军司令部发行的。当他把自己

① 肉桃子：指皮厚，不出浆累累果实。

区域里的一份领下来时，还说：“又给我们大蜡坐呀！”因为十多年中，在这奇怪的省份里，他仅仅勒销过两次烟土；劝人发财的事，却是做梦也未曾梦见过的。然而，靠了他的经验、历史，那结果，竟连乡约本人也觉得太意外了。

所有的农民，在起首一律都咬定说：“我们不想发财呀！”后来看出强他不过，便大多自愿放弃发财的机会，宁肯白出一条奖券的半价。奖券只有五个号码，一共二十多条，而这沟里的住户却有六七十家。因此，他不但到手一笔现款，并把那些发财的机会全叫他捞住了。事后跛公对这经过是秘密得很紧的；见了人还故意抱怨这差事的繁重，希望不会再有。但不多久，从团总到摇单双宝的老八，都气骂他道：“这龟儿，就是中了头奖，什么人还想沾你一文钱的光么？！”于是他只好憋笑着，把自己的运气向他们承认了。

然而扫兴的是，奖券并没有依照规定的日期开奖。到现在已是冬天，消息反而更沉寂了。倒是认识跛公的一批朋友识趣，只要他们一瞥见他那用白线密钉过的蓝布褙裤，就会提起这事来谈，似乎非常关心。这当中有三四个光棍，甚至还冷不防抓去他茶碗边的一柱铜元，买了烧酒和落花生来，预祝过两次他的中奖。第一次他是很高兴的，在吵嚷的打趣中，快乐和害羞得来像一个新郎一样。但在最近一次，当大家有了几分醉意时，他却突然横了眼睛喝道：“我要毛脸了哇！”于是把刚才举起的酒碗，又搁在茶桌上了。……

这一天丁跛公起身得很迟。因为昨天在一家买卖田地的酒席上，一个不提防，给两三个熟人，灌醉来躺下了。他坐在被窝里大大打了个呵欠，便披起衣服，向着堂屋里走去。两个雇来给烟田耘草的短工，早已下田工作去了。乡约娘子在灶屋里搅猪合食。那个诨号干黄鳝的青年人，站在柱子边干隔着，还不时抓

搔下颈脖子。他是乡约的内弟，细眉细眼，鼻梁瘦来的刀背一样，穿着一件油污的单衣。他在这屋里算是一个跑腿的佣人。当跛公走近门槛边时，他忽然讨好地笑起来。

“听说已经开奖了哩！”他说，偷着瞟了姐夫一眼。

“又是从八娃子嘴里听来的吧？！”

“不是老八，”干黄鳝胆怯地回答道：“是邓布客说的哩。昨天下午进城打油，我在烧房边碰见他。他才从州里办货回来，他说，‘干黄鳝，……’”

第一分钟，跛公几乎是相信了，但一想到布客和老八是好朋友，而且和他自己新近也有了玩笑的来往，便立刻松一口气，截断干黄鳝道：“见你娘的鬼呵！邓，布，客，说的！……”

随又狠狠瞪了他的内弟一眼，重新扣着钮扣，慢腾腾地回转堂屋去了。但他随即又走出来，指责了一番干黄鳝那可怜的装束、相貌，说是他不知道在城里损伤了乡约多少的脸面。他对外人虽然和气，可一回到家里，他总立刻记起自己的身分来了。他觉得又无聊，又不耐烦。吃过饭，到地里看了一会烟苗，还是不能把一些杂乱的想头忘掉。从烟田边走回时，他又横了干黄鳝一眼，奚落似地说道：“邓布客说的哩！”

可是一眼看见那藏着奖券的板箱，他又觉得内弟的话，或许有几分可靠也说不定。他叹了口气，掏出钥匙，把那些红红绿绿的花纸头取了出来，借着从亮瓦上漏下来的光亮欣赏了一会。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

干黄鳝还在柱子面前站着，像要数清那上面的虫伤一样。乡约走近他去，做出一副恶心的神情，用眼角扫着那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，沉吟道：“你看你那烂眉烂眼的样子呵！——他是不是才从州里回来的，你都没带得有眼睛么？！”

“是吧，我看见他穿的草鞋哩。他说，‘干黄鳝，已经开奖了

呀！你还不赶快回去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乡约吁一口气，半气半笑地嚷道：“玩笑开多了真不好！”

他随即把雪帽往眉毛边一掀，晃晃下巴，跑进房里去了。他从床架上拖下条项巾，向颈子上几绕，决心上城去探问一下。这里离城只有七八里远近，除了快近市街时有一片沙坝，其余是山沟路。路上行人很少，冬田里的积水明亮得像镜子样。有的屋顶上，已经在冒着炊烟了。在木牌坊，一个肩着捆松树杆的农夫，一瞥见他那矮而肥扁的身体，笑道：“老太爷！上城？”此外便再没有碰见一个活人，一直上城去了。

这城是很小的，只有两条大街。并且小得来正如那些刻薄嘴的形容的，立在南门城楼上撒泡尿，就会撒进北门城边的毛坑。但它却有着十个以上的茶铺，其中有名的是“者者轩”，以及那没有牌号的半边茶铺。前一个是所谓正派人的巢穴，后一个位置在南门城边，茶客的分子复杂，也有绅士，也有歪戴帽子的赌徒。当跛公走上半边茶铺的阶沿时，五六个茶客，全都忍不住嗤地一声笑出来了。

“把屁股亮在外而了哇，笑什么？！”乡约笑嚷着，一面红着脸掏荷包。

“笑什么？”老八反答道，“昨天下午，我们就煨起烂肉等你哩！”这人而孔白净，嘴角上有两个艾火疤。

“呸！”跛公啐一口佯笑道：“你以为我是听了邓矮子的话才上城哇？哎呀，笑话！……”

“好吧，邓矮哥，你就不要给他说吧！？”

“哪个龟儿子才想问他什么！”

乡约爷仰着身子大笑一会，随即埋下脑袋喝茶去了。他一气喝了五六口；每喝一口，就拿眼角扫一下前后左右的茶客，发

发出一声干笑，好像他是给滚茶烫痛了的一样。别的人也停了嘴，但都带点笑意，挤眉弄眼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仿佛是说：“看你这宝贝今天怎样？”当一仰起头来，接触着这些眼势的时候，他又忍不住发出一串不自然的笑声，挣起身来，向老八肩头上打了一掌，骂道：“碰见你龟儿就不吉利！”

他抓起自己的钱柱，在一片笑声里，摆开肩头进城去了。他设想，如果真开了奖，三扯皮总会知道得更清楚。但那坐在公馆门口的奶母告诉他说，团总上衙门搓早麻将去了。同时那个顽皮的小少爷，一只手抱了柱子，挖苦他道：“您老人家怎样咯！”在别处，他也没有嗅出关于开奖的真实消息。子是在衙门口读了几张告示，他又依还转到半边茶铺去。茶客们都已经吃过了午饭了，但结果他们还是摆布他买了两个大铜板的糖食。等到快只剩下一张包糖的草纸时，老八抢去最后一块“米花”，笑骂道：“宝贝！想发财看想疯了！”

乡约转到家里，短工们已经吃过了晚饭了。他到场坝上踢了一脚那只瞎瞎着的黑狗，骂了一句，便一直朝堂屋里的油灯走去。他坐上椅子，又立起来笑一声，骂道：“我早就料到了吧！”干黄鳝把夜饭搬进来，乡约娘子叹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门槛上面。她瘦得来像干柴丫一样，贴着两枚太阳膏，时常淌着眼泪，并且叹气。当丈夫琢磨干黄鳝时，她总是叹息出这一句老话来：“你一点也不给人争口气呀。”

现在，她又为她的兄弟伤心了，一面包缠着黑头巾，一面嘟哝道：“还要怎样说呀，自己没娘没老子的，多争一口气……”

乡约搁下饭碗喝道：“城隍庙的鬼给你说，你也会相信哇？”

“他是那样讲的，……”

“‘他是那样讲的！’——看看你自己那烂眉烂眼的样子呵！”

乡约十分闷气地离开了食桌，在一张圈椅上坐下。他长长

吁一口气，拿一只脚勾来张板凳，搁上腿杆，于是躺倒在靠背上了。乡约娘子还在淌着眼泪，从远处不时飘来一两响步枪的响声。狗懒懒地狂吠着，好像出于无聊。跛公忽而挣起身来，叫屈起：“入的，旁人都摆正了！”他又想起他的景况来了，他老是问他自己：“我的命就这样坏么？”许多连他不如的人，在这动乱的岁月中，都早已经走上正路了，他们建筑起了“四水到堂”^①的住宅。有的还讨了小老婆。只有他依旧穿着粗布大褂，守着一个贴着太阳膏的女人。他有一个“拜弟”，早前还不过是一个捏锄把的，但是现在却腆着肚子，在“者者轩”进出了。……

而当那些奖券跳上他意识的时候，他就耐不住生气道：“我真想几爪撕掉它！……”

但一眨眼，提前预征的粮票又下来了。他兼了两个粮会的粮董，每到下粮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工夫想心思了。他只是不停息地跑、争嚷，逼得小粮户上吊。他得隔一天上一次城，缴掉那些零碎收来的粮款，因为时候已经是土匪出世的季节了。在这带点习惯性的忙乱中，他只有一个机会对他的运气发过牢骚。这是在一个教书匠家里。不知怎的，那位老先生忽而感慨起省城里男女同校的新闻来了。不过谈到文化，对手又是个正经人，乡约是只会“是呀，是呀！”地应声的。然而，当蓝布褙子上肩头的时候，丁跛公却也很明白地拿出他的意见来了，他红着脸嚷叫道：“老先生！中华民国的事情都闹得好呀？——一点不顾信用！……”

可是当他第二天上城时，要是他记性好，他一定会为他的胡说八道不好受的。因为一走进栅栏子，那个烧房的胖老板，在路

^① 四水到堂：过去一般中小地主住宅的规格，正房为堂屋、前厅、左右厢房、中间天井、花坛。

上拦住他，用吊在钮扣上的手巾揩揩胡子，说道：“嘻，怎么说哩？”于是他告诉乡约，奖券的号单已经在前一天寄来了。此后没走上十家铺面，一个剃头司务又给了他一次同样的报告。在半边茶铺门口，那些朋友们的通知，要算是来得顶认真的一次了，他们直到他重新承认了万一中奖后的应酬，方才让他通过。他们没有骗他。而且高兴的是，他竟有半张奖券碰上了尾奖了。在征收局的大门外，在那张红底粉字的号单面前，他呆立着，反复地默读着那一串幸福的号码；有一次还不知不觉地读出声来。要不是一个司书的出现，突然使他红起脸来，他简直会连缴款的事也忘掉了。

退出征收局的时候，他又看了它们两遍。他打算立刻回去，赶一点路，把奖券取来兑现。但八娃子们在南门口把他拦住了。“中个屁！”他很失望地回答他们。可是因为性格关系，同时也经不住人们的逗引和逼迫。他终于把他的幸运向他们承认了。但他随即叹了口气，向那些道贺者捏造出一篇开销。他拍着衣兜嚷道：“过胖子年？连还帐都不够哩！”

“我们没有人借你的，狗宝！”人们骂他。

“呀，我骗你们么？！单是张寡母一笔帐，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连本带利都还清了么？！”老八指着他的鼻子追问。

乡约红着张脸笑起来了，他忸怩地笑道：

“好好好，我不同你们拌嘴，……我们去喝两杯吧，——我会帐！……”

他一直胡闹到夜里才回家。这天晚上，他再也不像平常那样的严厉了。只是当干黄鳝给他送上酸汤的时候，他却例外地要他从床上扶他起来，并且像喂孩子一样地喂他；虽然他醉得并不厉害。喝了两口，他忽面带着同情扫那内弟一眼，沉吟道：“你

看你那个烂样呵！”于是对他那黑布头帕缠得很低，坐在油灯边的老婆说，她早该把他那件棉短袄取出来，交给她的兄弟穿了。他随即又和她开玩笑，问她可不可以让他给他的儿子讨一个“小妈”。对这问话，乡约娘子充满爱娇地回答道：“只要你养得起，我怕你讨十个来摆起哩！”

她也不叹气了，仿佛突然间变胆大了似的；她老是谈着儿子的亲事，谈着家庭里的亏损和添补。“不管你答不答应，”她说，“开了年，我借债也要买一槽猪来喂。培养房子？这样的年岁，还讲究啥外表呵，又不是住在露天坝里的。……”

但她停了一会，忽而胆怯地问道：“明天该还领得到奖么？”

乡约拍着大腿笑道：“你一开口就笨得撒牛屎！”

因为夜里太做多了好梦，当乡约醒来时，太阳已经上阶沿了。但他出门时还和那两个短工开了几句玩笑。他把奖券在那老的一个胡子边摇晃着，笑道：“花纸头？换成铜板，你一个人还驮不回来哩！”于是做了一个鬼脸，嘻开嘴上城去了。这一天正当集期，时候又近年终，街面上显得十分拥挤。那些债权人大声恐吓着债户。在一色蓝布套头的人群上面，已经飘荡着各色各样的喜神壳^①了。丁跛公还没挤进城门，就给几个“中间人”拖住密谈过两次。但他都很巧妙地把他们回复了，心想：“年终岁尾的，三分息我还要借呢！”他以为不如把运气搁在买卖烟土上好些。于是，为了避免熟人的眼睛，当走过城门时，他把身子向着一挑稻草担子旁边一闪，溜进一条僻静的巷道里去了。他决心由背街转到征收局去领奖。

他一个人走着，竟有三次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现在倒请求我哩。”他只碰见过三四个提着篮子上市的老妈子，但

^① 喜神壳：小孩玩的面具。

他把她们看成空气一样，一点也不因此检点一下自己的行迹。然而，当他正要穿出孝子巷的巷口时，后面突然来了一声招呼，把他留下来了。因为这正是团总的声音。周三扯皮是一个三板子^①，满脸骨头，门齿突出，好像老鼠一样。他是举人的兄弟。而在反正以后，他又兼上一个“大爷”的头衔了。他正在走出自己的大门。他冷声冷气地问乡约道：“你是到征收局领奖的哇？”乡约的嘴唇嘻开起来。

“哼，好哇，你进去等我一下再说。领奖，——嘻！……”

团总看也不正看他一眼，就把跛公剩下在大门上了。

乡约一时间失神了。他伸出颈子张望了好一会，然后过定着眼睛嘟哝道：“这才怪！……”但是他的脚杆已经把他带进周三扯皮的大厅里面去了。在那里，只有那个生着撇长胡子，长就一副马脸的帐房在着。这人抱着水烟袋，一看见他就笑弯了腰。于是，在吹了几次纸枚全都失败了之后，他忽面停下来，腾出右手，抹了一把胡子，闪着眼睛，笑问道：“你是来领奖的哇？”

乡约动了几下嘴唇，然后低下视线，叹息道：“我又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……”

“快算了，这笔钱你都吃得下来呀！”

于是帐房向他指明，这件事早就有人向县里控告了，奖款征收局已经扣留起来。

“那三老爷早就该说一声呀！”乡约叫了出来。

“‘早就该说！’像你这样讲，还是三老爷的错哩，——那才怪！想一想吧，钱是全县人出，你一个人得奖，三老爷不说话，别

① 三板子人：即中等身材的人。

人也都不说话么？我给人说！缝不缝^①得好，还要看三老爷上衙门回来才清楚哩。”

“我清楚！我们是听水响的，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我不同你讲：我两个讲不通！”

可是，等三扯皮搓过十六圈麻将回来时，丁跛公终于算给他讲“通”了。“我一辈子变给人家变牛！”乡约十分阴暗地肯定了自己的命运。但他嘴里却连连赔着不是，强装出笑脸。他有气没力地退出来了。这时已是夜间，有几家人已经关上了大门了，城门只有半扇是敞开的。在半边茶铺里，老八正在大声地骂道：“这龟儿，一发了财，就连人影子也看不见了！”乡约忽而清醒起来，他嘟哝了一句：“见鬼！”于是赶紧背转身子，从茶铺的侧面，顺着城墙溜了。

失望和饥饿，已经打击得他十分疲倦了。因为在长久的守候中，那帐房催了他三次吃饭，他都推说：“我不饿。”而他的脑筋却很兴奋，充满着种种幻想。这是一大堆亮晶晶的银元！他又看见鸦片烟和新房子了，他的女人正在挽起袖子喂猪。当一想起“小妈”，他真的几乎快要哭出来了。带点羞愧，也带点忏悔。但是当那张有着老鼠门齿的瘦脸，忽而在他面前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他又很振作了，叫屈道：“唉，就是一条猎狗，也得有一副肠肚吃呀！”

“倒是做土匪好些！”当走近木牌坊时，他突然向自己这样地叫出来。他又想起几个早年的朋友，特别他那“拜弟”来了。那是一个土匪出身的绅士。他起初路劫，后来抢多了就“打门”。待到有了号召能力，又做上司令官了。不久虽然被军阀缴了械，

^① 缝：弥补、疏通的意思。意即凡事遭到破坏，正如把衣服撕烂了，得设法缝补一下。

但他现在却拥有四五个老婆，留着一撮胡子，就是那个以正绅自命的周三扯皮，也和他打上儿女亲家。

乡约越来越加觉得这是一条正路，最后，他挽挽袖头叫道：“就是当裤子，我也要买两条枪来干它一场！”

一听见狗噪，干黄鳝便赶急把煤油照子，由堂屋里照出来了。他已经穿上那件短袄，虽是臃肿得不成人形，但很暖和。他笑嘻嘻地拿着灯向场坝上走。然而，他却没料到他的姐夫会向他喝道：“走开！！——你在喜欢啥哇？！”

“我又没有啥哩……”

“你穿暖和了是不是？你给我脱下来！——我宁肯几爪撕掉它！……”

“叫你争口气呀！”乡约娘子十分懊丧地插嘴说。

“这年岁只有做土匪好！”乡约的声调有一点悲哽了。……

乡约整整有两天没有进城，也没有继续去扫解剩余的“粮尾”。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，都花在那条静僻的干堰沟上，想着倒不如做一个匪徒有望一些。但在第三天夜里，他忽然听见狗噪，场坝上亮出火把，随即是打门声和叫喊声。他赶快跳下床，可是，还没等他穿好衣服，十多个脸上涂着锅烟，头上插着油纸枚子的汉子，冲进来了。“兄弟们，都是自家人呵！”他嚷着江湖话。随即又恳求道：“我没有带过什么人的过呵！”因为他已经被缚在柱子上了。末后他更吞着眼泪叫屈：“什么奖呵？我一文钱也没有到手呀！……”

这一夜乡约没有失掉什么银钱，虽然连毛坑也被搅捞过三次。可是匪徒们临去时，却用石块把他右脚的踝骨给砸碎了。这使得他成了个货真价实的丁跛公。也许原因就在这里，他并没有去做土匪，依旧肩他那只用白线密钉过的蓝布褡裢，而且突然间变得很严肃了。但在半年以后，他可又自己在半边茶铺